

總有一種聲音讓我淚流滿面

蘇展鵬 6A

憶起昔日生活的光景，亦或是對於老家的念想，總是只剩幾張定格的畫面留存在腦海中。輕輕拾起一張，拭去歲月留下的灰塵，卻依舊帶著昏黃的色調，一如畫面中那片將入黃昏的天色，帶著說不出的淒美。夕陽又映入窗台照在地板上，是一片片淡紅的方格遊動。

倚在窗台邊椅上年幼的我，過於在意這樣的景色，一時間手中的書也顧不上讀，望著小小的房間鋪滿的窗格倒影直發愣，即使光線接近昏暗，也不捨得開燈侵擾它們的形狀，直到聽見「嘎吱——」一聲，房門被推開了。「一會做飯了，買了妳愛吃的茄子。」母親笑盈盈地拎著菜籃子望我。我游離的思緒被驚動，趕忙假裝捧著手中的書本：「那我再看會書。」

很快房間外就響起翻騰的聲音，我熟悉那番抽油煙機的響動，能將鍋中升起的油煙盡數吸入，我想在電器中它也算是盡責的，似乎有著不讓一絲煙霧逃逸的聲勢。有時也突發奇想，家家都總會響起這樣的聲音，以俯瞰世界的角度看，豈不是一首浩蕩的交響曲？而我此時就身在其中——參與合奏的某個小方格中，享受著屬於自己的小世界的湧動，又有種被聲浪包裹著的溫暖，渺小卻幸福。

不一會兒，菜就上齊了，我也坐在了餐桌前，掃視桌上的幾道菜，肚子「咕咕」地叫了起來，可想像到母親在抽油煙機下的忙碌背影，自己就有種沒幫上忙的窘迫，遲遲沒有動筷。直到母親關了油煙機來坐下。世界又清靜了，我卻突然覺得不習慣，耳朵嗡嗡地好一會兒才緩過來。飯吃了幾口，母親又突然離開餐桌跑去廚房，我偏頭看過去：「媽，怎麼不吃了？」才見母親端著一鍋湯走來：「剛煲的魚湯，吃完再喝。」我看著這鍋魚湯，滿的似乎要溢出來，些許喚起了我的飽意。

飯吃完，肚子已經有點撐了，母親又盛了一碗魚湯遞過來，我趕忙擺手說：「晚點喝。」急忙跑回房間去了。一頓飯的時間，黃昏的夕陽沉到底把天色染黑，望向窗外，又聽到別人家抽油煙機的響聲，漂浮上來，卻使我有種夕陽下墜產生滑落聲的錯覺。過了一陣，母親在門外催促我喝湯，我卻一百個不願意，僵持不下，母親只好推開門把魚湯端進來，：「再不喝就涼了。」我鑽進被窩縮起來大嚷：「我不喝，我不喝。」——年幼時的脾氣總是來得無理取鬧，只聽母親把門重重一關，身處黑暗的被窩中的我只聽到一聲巨響，卻暗自生悶氣起來。

不知道望著天花板過了多久，心裡總想著那碗魚湯，開始不太清楚自己為什麼如此執拗，現在的飽意消退，似乎也有足夠的胃去裝那碗湯，但為了和母親僵氣，遲遲沒有邁出半步。

母親終於又推開房間的門，把我從床上拉起來，情緒激動地沖著我吼：「我辛辛苦苦煲的魚湯，你不肯喝？耍什麼脾氣！」我腦袋一空，不知怎麼地，竟猛地推開她想跑出去，卻沒想到這一推，母親因重心不穩到了一下去，腰碰到地板發出悶響，我立即知道自己犯了傻事，連忙說著對不起，自己還「哇」的一聲不爭氣地哭了，母親摔得不重，起了身，像是極其失望地瞥了我一眼，本以為又少不了一頓責罵，可沒想到她沒作過多言語，關上房間走了。

我束手無策地佇立在那，想不清為何要推那一下。過了許久，因為害怕母親受傷，也害怕她心痛，我還是鼓起勇氣去向母親道歉，走到客廳，發現母親就坐在沙發上，神色黯然，竟又掛著兩行淚痕，我此時清楚自己做了無法挽回的事情，心猛然一緊，然後是一陣難受。我終於低著頭緩步走過去，心驚膽戰地說：「媽，對不起，我沒有想到——」話被打斷，母親拉起我的手輕聲說：「媽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媽也想了很久，你不愛喝魚湯我也知道，但看你最近氣色不好想著給你補補身子，你是個不愛說話的孩子，媽知道你心裡愧疚……」我再也無法止住翻湧的情緒，倒在媽媽的懷裡痛哭起來：「媽，我喝，我一會就去喝……」

抽油煙機的聲音再度響起，母親去給早已涼透了的魚湯加熱了。鍋中滾滾的熱氣往上飄去，母親仿佛置身雲霧之中，只留給我一個溫柔的身影，像能包容所有的淘氣和撒野。抽油煙機的「嗚嗚」聲依舊響著，我陷進了這聲音裡，想著之前怎樣的不愉快都被此刻的聲響掩蓋，此刻世界就只有這一種聲音，瞥向窗外的萬家燈火，再遠到星空之外，似乎都迴響著，像愛的呢喃聲不絕於耳。

鬧鐘總是擾人清夢，將我從十年前拉回來，眼睛睜開看見掛在牆上的冷氣，也發出類似抽油煙機的聲響。回想起那個「嗚嗚」地響的老式抽油煙機不知已被丟去何處，它會不會和我一樣想著老家呢？臉頰無聲劃過兩行熱淚，一如以往那個不成熟的孩子，哽咽地想向母親多貪求一點原諒和愛，忽地就淚流滿面了。

——本文獲 2022-2023 年度文學之星優異獎